萨克斯作品

萨克斯

蝴蝶

多么可爱的来世
绘在你的遗骸之上。
你被引领穿过大地
燃烧的核心，
穿过它石质的外壳，
倏忽即逝的告别之网。

蝴蝶
万物的幸福夜！
生与死的重量
跟着你的羽翼下沉于
随光之逐渐回归圆熟而枯萎的
玫瑰之上。

多么可爱的来世
绘在你的遗骸之上。
多么尊贵的标志
在大气的秘密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少海水消逝于细沙中

多少海水消逝于细沙中
多少细沙被热烈地祈祷入石中
多少时光被哭泣掉
　　于贝壳吟唱的号角中

多少必死的见弃
　　于鱼儿的珍珠眼中
多少晨间的喇叭于珊瑚中
多少星星的花纹于水晶中
多少笑声的种子于海鸥的喉中
多少思乡的细线
　　横贯于星座的夜路上
多少丰饶的土地
　　来做字根
您——
在所有坍 裂的秘幕后
您——

夜的年代

夜的年代
深埋于此块紫水晶中
而早先对光的记忆
点燃了当时仍流动
哭泣着的
忧郁

你的死亡仍然闪耀着

坚硬的紫罗兰

【介绍】

萨克斯用德语写作，她的诗在精神气脉上“承续了德国诗的传统——该传统乃是由荷尔德林、诺瓦利斯、里尔克等大诗人传递的”（艾德菲尔德为诺贝尔文学奖撰写的《萨克斯作品阅读报告书》）。她那种融苦涩美和精神升华于一炉的抒情哀歌，的确使我们想到了那些德语大诗人。但同时，萨克斯又以深邃的象征语言，体现了与犹太同胞的精神内核及圣经《旧约》情怀的认同。在“无限的、流亡的萨克斯诗歌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了犹太民族的悲剧和漂泊命运。

萨克斯的诗歌感情真挚而哀伤，意象锐利而神秘，节奏果断而和谐。她那象征意味浓厚的语言奇妙地融合了精深的现代语汇和圣经的隐喻、典故。她创造出一个意象的国度，不避讳死亡集中营等恐怖真相；但她的诗又不仅是对迫害者的仇恨，她呈现出面对人类鄙行所感到的真诚哀痛，她思考着更为深广的“劫后余生”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命运，正如诗人在《逃亡》中所言，“我掌握着全世界，而非一个乡国的蜕变”。

1966 年，她因“以杰出的抒情诗和剧作感人至深的力量，表现了以色列的命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君特·格拉斯作品

君特·格拉斯

致所有园艺家

为何你们禁止我吃肉？
现在你们带着花前来
为我烹调翠菊
好像秋天的遗味还不足。
让丁香留在园子里吧。
杏仁还是苦的，
煤气表
你们是这么叫饼干的——
你们为我切着
直到我说要牛奶。
你们说：菜——
就把玫瑰论斤卖给我。
棒啊，你们说着想到郁金香。

我可以把毒菌
同小花束一起
加些盐巴这样吃吗？
我会死在君影草边上吗？
百合在我的墓上——

谁会维护我的素食主义？
让我吃肉吧。
让我和骨头相处，
这样会消失羞耻，展示赤裸。
一旦当我从盘上拿开
且尊敬号叫的牛，
然后一旦园门开启，
我就会来卖花——
因为我喜欢看它们枯萎。

在蛋里

我们住在蛋里。
我们用猥亵的图画
和我们敌人的名字涂抹
蛋壳的内侧。
我们在被孵化。

无论谁孵化我们，
他同时孵化我们的铅笔。
一旦从蛋里爬出来，
我们马上会画
一幅孵化者的肖像。

我们承认我们被孵化
我们设想一个好脾气的禽类，
并且写学校的作文
论孵化我们的母鸡的
笔色和品种。

什么时候我们才破壳而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蛋里的预言家们
为了中不溜的薪水在争论
孵化期的长短。
他们假定是某一天。

出于无聊和实际需要
我们发明了孵化箱。
我们十分关怀我们蛋里的后辈。
我们乐于向照料我们的那一位
推荐我们的专利权。

但我们头上有个屋顶。
年迈的鸡雏，
懂多种语言的胚胎
整天谈着
还讨论它们的梦。

如果我们不被孵化呢？
如果这个蛋壳从不裂逢呢？
如果我们的地平线只是我们
涂抹的地平线而且永远是这样？
我们希望，我们被孵化。

即使我们只就孵化而言，
也仍然害怕会有人
在我们壳外，觉得饥饿
把我们磕进锅里，撒一撮盐。
那么我们咋办，我蛋里的兄弟们？

星期五

我拿着
报纸裹着的青鲱
回家。

天气严寒
晴和。
管家撒着沙子。

上了楼梯间
鲱鱼才开始
浸透报纸。

于是，开膛之前，
我必须剥去
粘在鲱鱼上的报纸。

鱼鳞脱落
引我注意
因为阳光，泻入厨房。

一边取出鲱鱼内脏，
我一边阅读那张
又湿又旧的报纸。

七条鲱鱼留着鱼卵，
四条满载鱼白；
报纸却是星期二出版。

世界的局势糟糕：
拒付贷款。
我却用干面粉裹着鲱鱼。

当鲱鱼在锅里惊慌，
我也郁郁寡欢，
不愿谈起锅的话题。

可是，谁
会给青鲱
宣讲沉沦毁灭？

【介绍】

君特·格拉斯的诗歌受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意象干脆而诡谲，心理时空自由跳跃。他用怪诞、反讽的手法和强劲的节奏，将现实、激情、幻想、寓言扭结为一体，表现了对人类生存的犀利洞察。他的小说既有现实的真实性，又有表现主义的主观性，作品中人物多为畸形人或拟人化动物，在光怪陆离的反讽中，揭示了社会历史和人物心灵的双重真实。

1999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贝克特作品

贝克特

无　题

我想做些啥没有这乏味而虚假的世界
去哪里维持仅有的片刻的生命　哪里有真空
每一瞬间都溢出久远的无知
没有波浪　最终
身躯和影子将被在何处淹没
我想做些啥没有这吞没窃窃私语的寂静
没有为了呼救或爱情的喘息与狂乱
没有尘土铺地的大地上
耸立的天空

我想做些啥我昨天前天又干了些啥
凝视的眼睛寻找
另一个像我这样的游逛者远离所有生命
在一个痉挛不停的空间里
寂寞的喧闹
蜂拥着
我的秘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德蒙特人

荷马的黄昏神奇地
漫上教堂红色的尖顶
我没有表情，她雍容华贵
赶往紫色的灯火赶往妓院的靡靡之音
她站在我前面明亮的座位旁
撑着荡妇碎玉的身子
一身结疤的皮刺无比纯净
眼睛眼睛黑黑的直到变音的东方
将长夜的乐句分解。
然后，被人遗忘
消亡的辉煌扩散
蔓延到我这里，哈伯库刻先知：
　　一切罪人都应奉神。
叔本华死了，妓女
将她欲望的笛子搁在一旁。

白色长袍

清晨前你将会到达这里
但丁、逻各斯、每一级地层的奥秘
以及烙上印记的月亮
远离音乐的白色平面
清晨前你将置身其中

温情忧郁的雨丝吟唱不已
低降到槟榔树的黑色天空
飘落在如烟的竹花垂柳小径

尽管你垂下满带同情的手指
握紧这遗骸
但谁会增添你的风采
那些美丽在我身前只像一条裹尸布
它的自由叙述暴风雨般的象征
没有太阳没有揭幕仪式
没有主人
仅有我和那条裹尸布
以及大批尸体

【介绍】

贝克特的文学创作，将敏锐的想象力与对生存的洞察力相扭结，达到一种深刻的荒诞感，表现了人道的堕落，人生的无意义。但是，正如基耶罗所言，“如果了解人的堕落会加深我们的痛苦，则我们更认识了人的真正价值。这就是内在的净化及来自贝克特的黑色悲观主义的生命力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1969 年，贝克特因“他的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得到振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希尼作品

希　尼

挖掘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一支粗壮的笔躺着，舒适自在像一支枪。

我的窗下，一个清晰而粗厉的响声，
铁铲切进了砾石累累的土地：
我爹在挖土。我向下望
看到花坪间他正使劲的臀部
弯下去，伸上来，二十年来
穿过白薯垄有节奏地俯仰着，
他在挖土。
粗劣的靴子踩在铁铲上，长柄
贴着膝头的内侧有力地撬动，
他把表面一层厚土连根掀起，
把铁铲发亮的一边深深埋下去，
使新薯四散，我们捡在手中，
爱它们又凉又硬的味儿。

说真的，这老头使铁铲的巧劲
就像他那老头子一样。

我爷爷在土纳的泥沼地
一天挖的泥炭比谁个都多。
有一次我给他送去一瓶牛奶，
用纸团松松地塞住瓶口。他直起腰喝了，马上又干开了，
利索地把泥炭截短，切开，把土
撩过肩，为找好泥炭，
一直向下，向下挖掘。

白薯地的冷气，潮湿泥炭地的
咯吱声、咕咕声，铁铲切进活薯根的短促声响
在我头脑中回荡
但我可没有铁铲像他们那样去干。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那支粗壮的笔躺着，
我要用它去挖掘。

自我的赫利孔山

——给马克尔·朗利

小时候，没有人能阻止我去看水井，
还有那旧式吊桶打水机和盘绕的井绳。
我爱那深落的黑暗，我爱那陷在井中的天空，我爱那
水草，真菌和潮湿苔藓的气味。

一口砖厂中的井，腐朽的木板遮着头。
我深深地回味那水桶在绞绳一端
骤然坠落时浓厚的轰鸣。
那么深的井，你看不见倒影。

一口生在干枯石渠下的浅井，
却像养鱼池一样有丰富的生命。
当你从软软的覆盖物下拉出长长的根，
一张苍白的脸在井底徘徊。

其他的井都有回声，把你的呼唤传回
伴着清新的乐音。有一口井
令人害怕，那里的羊齿草和高高的指顶花中
猛然窜出一只老鼠践踏了我的倒影。

如今，再去窥探根的深处，用手指抓出泥泞
如大眼睛的希腊美少年那西索斯，
瞪视着泉水顾影自怜
有损成人的尊严。所以我写诗
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

惩罚

我能感觉到绳索
在她的脖子上
牵引着，风掠过
她那裸露的前胸。

风使她的乳头绽开成
琥珀珠花，
摇动着她肋上
脆弱的骨架。

我可以看见她沼泽中
淹死的尸体，
尸体上压重的石头

和那漂浮着的柳条，树枝。

在石头和树的枝条下
她曾是一棵剥了皮的小树
现在被挖出来
橡木似的骨头，小木盒似的脑。

她被剃了的头
像收割后的黑谷地，
眼睛上蒙着的布是一条脏污的绷带，
脖子上的绳索是一个戒指

蕴藏着
爱情的记忆
一个小淫妇
在人们惩罚你之前

你有淡黄色的头发
营养不良，你那
如此美丽的脸庞现在却黑如柏油，
我可怜的替罪羔，

我几乎爱上了你
但是我知道，在那时我也只能站在
惩罚你的人群中沉默如石。
我是艺术的偷窥者

正看着你暴露的大脑
和它黑色的沟回
窥视你网状肌肉
和你所有标着数字的骨头。

如今我也无声地站着看过
像你一样的姐妹们背叛了集体的行为标准
被头涂柏油，
在栅栏边示众哭泣，

我会默默地赞许
文明的人反对这种暴行，
同时也领悟这种仪式性的，
族群的，情欲的报复。

铁道孩子

当我们爬到土堆的斜坡上
我们便与那些电报杆的
白顶和叽叽作响的电线齐眉

它们像可爱的自由之手向东向西
蜿蜒千里万里，松垂着
因为背负了燕子的重量。

我们年幼并且以为不懂得什么
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们以为词儿旅行在
这些闪光的雨滴的口袋里

每滴雨都布满了天光的
种子，线条的微光，然而我们
缩成无穷小的规格

我们可以流过针之眼。

给麦克尔和克里斯托弗的风筝

整个星期天下午
一个风筝飞过星期天，
像一张拉紧的鼓面，一片吹起的谷壳云。

我看到它曾是灰色的，在制作过程中打滑。
当它干透了变成白色而坚硬，我轻轻拍试
　它是否紧绷
我把报纸做的蝴蝶结
系满它那六英尺长的尾巴。

它现在高高在上像一只小小的黑云雀，
用力拉着，似乎那条垂着肚子的线
是一根湿重的粗绳
要拽起满网的鱼。

我的朋友说：人的灵魂
与一只小鸟的重量差不多，
可是那停泊在天上的灵魂，
那下坠再上升的线，
却沉重地好像一条地球的犁沟要被拉进天堂。

在风筝落入树林之前
在这条线还没有变得无用
把它握在你的两手中，小家伙们，去感受那
绷紧了弦的振动，感受那种蒂固根深，和
　那长尾巴拖着的悲忧。
你天生能胜任它。
站到这儿来在我面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